

2025年普通高考语文全国一卷作文

阅读下面的材料,根据要求写作。
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,可是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。——老舍《鼓书艺人》
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

——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

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

——穆旦《赞美》

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?请写一篇文章。

要求:选准角度,确定立意,明确文体,自拟标题;不要套作,不得抄袭;不得泄露个人信息;不少于800字。

二胡就是父亲的歌喉

刘文彬

二胡是父亲的宝贝。从十多岁开始,父亲就学会了用毛竹筒和蛇皮等制作二胡。常常,父亲会半眯着眼睛,陶醉在二胡乐曲之中不可自拔。

父亲是一位木讷的农民,他的木讷源于十岁时的一场惊恐遭遇。那一年,抗日战争第三次长沙保卫战打响,父亲跟在挑着担子给雇主送货的爷爷身后,经过一个叫枫树坪的村庄,遭遇了日本军队。因躲藏不及,爷爷被日军的一梭子弹结束了才37岁的生命。躲到深夜才哆嗦着跨过爷爷尸体逃回家的父亲,从此由活泼爱动变成一辈子沉默寡言。偶然读到老舍《鼓书艺人》中的这句话,我的眼角瞬间被泪水浸湿:“他想要给孩子们唱上一段,可是心里直翻腾,开不了口。”这里说的仿佛正是父亲几十年滚涌的心绪。童年的创伤几乎淹没了父亲一生的快乐,除了家人之外,可以说是那把二胡慰藉了他之后的几十年人生。

回想起来,父亲生命的前50多年几乎都沦陷在这种欲言又止的沉默和卑微之中。妈妈说,父亲的沉默寡言简直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。直到分田到户,我们三兄弟陆续长大,家里日子好过些了,父亲的脸上才开始多了些笑容,才渐渐愿意多说几句话。晚年的父亲甚至断断续续跟我提过几次爷爷丧命的枫树坪,以及他们一起躲藏的枫杨树洞。这是父亲一辈子最不能碰触的伤疤啊。

沉默的年代,唯有那把被父亲拉了几十年的二胡,总在静寂的夜晚泄露他的心思和念想。父亲拉的曲名,无外乎“刘海砍樵”“二泉映月”“送郎”“采茶调”等,半个世纪几乎都没什么变化,但故土上人们的生活却大不相同了。随着大哥自立门户,我和弟弟陆续走出小山村,家乡的变化在悄悄发生:老牛的吭声换成了铁牛的歌唱,收割机的轰鸣改变了收割的方式,而今种田的乡民们几乎常年不用怎么下田出汗了。出村的几条砂土小路也被宽阔厚实的水泥路所覆盖,成为乡邻们早晚散步聊天赏月的好去处。父亲脸上的笑容逐渐遮掩了

他的木讷,手中二胡的曲调开始像鸟儿的鸣声一样高亢起来,这声音充盈了父亲的晚年生活。“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,我渐渐明白,二胡就是父亲的歌喉。

如蜕变的蝉逃离这片土地近30年后,具体说是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,我和弟弟在老屋旁合伙建了一栋新房,方便回家陪母亲安度晚年。像只衔泥的燕子,我利用几乎所有节假日,回来打理园子里的花草果木,背着照相机在周边田野和山坡间奔走,痴迷地以文字和图片为犁铧,反复深耕着这个不为人知的小山村,记录下每一个节气每一寸土地上的发现和感动。故园的山水和熟悉的乡邻们,以及丘陵地带常见的花草树木与禽鸟走兽,都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自然而丰盈地展示着它们的淳朴与美好。

从看着爷爷瘫软在血泊之中无助地死去,到解开心结慢慢绽开笑脸,父亲整整在阴霾中笼罩了40年。从父亲开始用二胡像鸟一样开心歌唱,到我回归故土用笔和相机捕捉那些隐藏在青山绿水间的生动和美好,刚好又跨越了40年。从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挣脱出来,到终于不用为温饱发愁,再到我们奔跑在追寻快乐与美好的旅途中,我们两代人整整跨越了八十年的光阴啊。

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,让人欣慰的是,80年后的今天,起来的这个民族已经跨过重重苦难,成为浴火的凤凰。而那把二胡跟着父亲走进了后山的泥土,但父亲拉出的音符还在我耳边真切地缭绕。二胡的乐音里流淌着父亲心底的歌声,也传递着他拥抱我们时的炽热体温,谱写了他从苦难童年到幸福晚年的人生曲线。

不仅如此,父亲的二胡也在不经意间浸润了我的艺术素养,冥冥中丰厚了我的文学创作。它引导我用笔和镜头记录下家乡土地上的点滴美好,并跟随镜头里翅膀的轨迹,跨越狭隘、欲望和山川,追求更丰富精彩的价值人生。

不知为什么,昨夜我做了一个梦,一个很乱很奇怪的梦,在梦里,我一会儿变成了说书人,一会儿变成了一只鸟,一会儿又变成了一只带血的手;一会儿沉默,一会儿呐喊,一会儿拥抱……五味杂陈,不胜感叹。这么奇怪的梦,我觉得要赶快记录下来,以免日后忘却。

梦里我先是一个说书人,感觉以这个营生似乎几十年了,江湖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,每当在酒肆茶楼听到吆喝声、夸奖声,我说起书来浑身是劲,如行云流水,一泻千里。然而此时此刻,我坐在长江上的一条破船上,面对衣衫褴褛、面黄肌瘦的娃娃们,面对娃娃们期待的眼神,却开不了口。唉,从北平到汉口,如今又要去重庆,颠沛流离,一路逃难,我还有什么心思给娃娃们说书呢,还有什么心思抑扬顿挫眉飞色舞呢?可是娃娃们不懂事,一直吵吵嚷嚷,非要我说上一段不可。这些苦难中的不幸的孩子,这点可怜的要求也不过分啊。我的心煎熬着、翻腾着,看着船舱外那翻滚不息的长江激流,默默不语……

恍惚之中,我化为了一只鸟儿,只是这只鸟儿也好不到哪里去,它是一只落魄的、凄惨的而且声音有些嘶哑

的鸟儿。沉默啊沉默,不是在沉默中爆发,就是在沉默中灭亡。也许在船上憋闷得太久,这回我要放开喉咙,大声地歌唱,肆无忌惮地歌唱,因为这回我不是人了,没有人那么多顾虑了。是的,我的声音是有些嘶哑,没有那么动听。之所以嘶哑,是因为这个季节,正处于寒风凛冽的冬天,一次次的风霜雨雪,把我的嗓子弄坏了,我想其他的鸟儿也差不多吧?如果所有鸟儿都寂寥无声,这片土地岂不是更加死气沉沉?于是,我含着泪水,为这片被暴风雨打击的土地而歌唱,为这方悲愤的河流而歌唱,为这股激怒的狂风而歌唱,即使我死了连羽毛都腐烂在泥土里我也无怨无悔,因为我知道,无比温柔的黎明就要到来,春天就要到来,那时的每一只鸟儿都会拥有婉转动听的歌喉……

唱着唱着,我成了一只带血的手。我自己都吃了一惊,纳闷得很,刚才还是一只唱歌的鸟儿,虽然声音是有些嘶哑,现在怎么一下子变成了一只带血的手呢?哦,想起来了,这只手跟前面的那位说书人一样,也在逃难,同样从北平出发,只不过是继续往南逃到长沙,来不及歇口气,又逃到西南边陲。这本来是一只捧着课本的手,因为

战事华北已容不下一张课桌,变成了只狼狈出逃的手。在西南联大安定下来后,这只手痛定思痛,它知道不能总是心神不宁,而应该继续捧起课本,发愤读书;这只手更知道,光像它的前身鸟儿那样唱歌还不够,更要投笔从戎,拿起枪杆,与顽敌搏斗。于是,这只“手”到了抗日战场,经历了惨烈的战役。战场归来,这只捧书的手变成了带血的手。此时,这只手更加坚强有力,它将同胞们一一拥抱,因为它知道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……

一阵鸟儿的叫声把我吵醒了。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,像梦中的那位说书人那样翻腾着,然而我的翻腾不是苦涩的郁闷的,而是回味的沉思的;窗外鸟儿的叫声也不再嘶哑,而是欢快的叫声,自由的叫声,自信的叫声,这叫声叫醒了东边天空的晨曦,叫出了喷薄而出的朝阳。我摸了摸自己的手,仔细地看了又看,还好,这不是带血的手。然而,我却不能忘记那内心的翻腾、嘶哑的叫声和带血的手。我们有未来的梦,也要有过去的梦;有过去的梦,未来的梦才会更好。我希望某个夜晚或某些夜晚重做一次昨夜的梦,哪怕它依然那么零碎,即使看上去有些模糊也罢。

爱国是一种怎样的情感和责任

龚鹏飞

莎士比亚说:“从祖国胸怀再刺出的一滴血,使人触目惊心。”此刻我读到老舍的金句、艾青和穆旦的诗,我的心战栗了。那种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情感,那种对祖国的深情礼赞,深深地打动了我。爱国心就像鲜血梅花,它高洁无比,它“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。它“俏不争春立两岸,花香直挂云天外,倘若风雨他日来,枝叶凋零,还有傲骨在”。它断舍一身旧雪,擦亮一春云泥,它让我们思考爱国是怎样的情感和责任。

国家是我们自己的,千百万个家庭,就是千百万条细根,从这里滋长着一棵永恒的大树,它的名字叫中国。在中国历史上,爱国是一个沉甸甸的字眼,不论是“汉家旗帜满阴山,不遣胡儿匹马还”,还是“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”,抑或“苟利国家生死以,岂因祸福避趋之”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”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”,都洋溢着一种祖国重于生命的壮阔感情。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。其实,自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国门,中国便陷入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——列强铁蹄践踏山河,人民在苦难中挣扎,饱受屈辱,抗日战争时期尤为明显,一寸山河一寸血,民族之魂也写在中国的大地上。我似乎看到了当时在纽约写作的老舍,当他回忆1938年鼓书艺人开不了口的尴尬时,他听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炮声,对即将到来的回国新生活是怎样一种向往;我想起了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,艾青与穆旦以笔为刀,将满腔爱国热情熔铸成诗行,以嘶哑的喉咙讴歌这片土地,以带血的手拥抱站起来的民族,这种爱国心,是直面苦难的勇气,是穿透黑暗的光,更是刻入血脉的赤子丹心。我感到,爱国是一种情怀,也是一种责任。

闲云潭影日悠悠,物换星移几度秋。岁月奔流,是光阴的故事,也是光明的故事。今天的中国,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,爱国更具有宽阔的内涵。而今,中国才可以“天问探火”“蛟龙入海”,从现代化的“迟到

国”上升到世界现代化的增长极,中国的乡村才“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中国商品才让世界一些国家发出感叹:“中国市场是我们的健身房。”

爱国是一种怎样的责任呢?爱国心是可以感染的,是可以培养和教育的。爱国心不只是博物馆的藏品,而是血脉中奔涌的火种;不只是教科书上的铅字,而是脚踏实地的行动,就像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,千百年来,爱国心口耳相传,生生不息。

“宣父犹能畏后生,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”我们所站立的地方,正是平视世界的中国。我们的现代化是带着心跳的中国现代化,这个心跳,是千年的脉动,是现实的跃动,是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振。我们要有“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”的雄心壮志,无论是“六经注我”还是“注我六经”,我们都要更好地阐释自己的爱国情怀和报国壮举,以担当和坚守,锻造民族精神的熔炉,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威武雄壮,让中华民族更加高大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……

借满天星光赐我前路明亮

陈茂智

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,读到穆旦这句诗,激动之余,不禁回想我之前懵懂、迷茫的青春。

有句话说得好:谁的青春不迷茫。说实话,曾经一段时间我也迷茫,经常疑问:读书到底有没有用,上大学值不值得?

常听到人说,自己家的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工作,只能送快递、送外卖、做餐厅服务员,更有甚者干脆躺平、啃老。如此,我觉得读书上大学似乎有些多余。

这种迷茫,让我上课时时常走神,精神萎靡不振。直到在一次老校长的报告会上,老校长讲述的人生故事警醒了我。老校长说:“读书是常识所需,也是每一个人为自己未来的人生做准备。”

老校长从教40多年,当了30多年

校长,他是恢复高考后,以上山下乡的

知青身份通过自学考上大学的。

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,他以一个少年的

孱弱之躯参加艰苦的生产劳动,劳动之

余始终没有放弃读书学习。他坚信,读

书能改变命运,知识的储备是实现人

生美好必要的准备。如果他自暴自弃

放下了书本,也就彻底失去了后来上

大学的机会,也就没有现在的他了。

老校长的话,让人想起艾青的诗:

“假如我是一只鸟,我也应该用嘶哑的

喉咙歌唱”,正是像老校长这样的“小

鸟”用嘶哑的喉咙歌唱”而成为照亮他人生之路的星光。毕竟每个时代赋予青年不同的使命。不同的处境不同的修为,每一个人的际遇也会各不相同。

电影《无问西东》有几个画面让人印象深刻:西南联大简陋的教室,难以抵挡一场暴雨的袭击,虽然学生们听不清老师讲课的声音,但同学们始终从容,静坐听雨;吴岭澜在山洞外给学生上课,向学生介绍泰戈尔的诗,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岁月里,不要放弃对生命的思索和对自己的真实;富家子弟沈光耀不顾母亲的强烈反对,义无反顾加入空军投身抗战,他在执行任务时总绕道去给贫苦的孤儿喂食……直到后来他与敌机同归于尽,血洒长空。影片感动于我的是,身陷战火的那一代青年,除了信仰、热情,还有责任。

没有一种身份强过“人”的身份,没有一种热爱胜过“做人”的责任。作为时代青年,无论现在和未来如何,当

下唯有好好读书充实自己,储备知识积蓄力量,拥有安身立命的一技之长,才不会被时代所抛弃。

“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面对的人生,你是否还有勇气前来?”《无问西东》开头张果果有一句这样的独白,对于当下的我们同样是一种触及心灵的叩问。即使大学毕业以后,真的去送快递、送外卖、当餐馆服务员,我也无悔。平淡日子,孝顺父母,善待亲人,是一份责任;需要时,仗剑天涯,报效国家,也是公民的义务。只要眼里有光,脚下就有力量。

“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——拥抱,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”,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老校长、老父亲,我的老师,我的同学,我的亲人,他们如满天星斗,照亮我前行的路。未来,永远属于有信仰、有准备的人!

“雅智教育杯” 2025年高考同题作文秀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读/肖应林

长路如歌

戴婵

老舍笔下鼓书艺人,满腔慷慨欲作金石之声,偏叫喉间一股悲凉哽住;艾青甘愿化身为鸟,以啼血之音撕裂长空;穆旦则以伤痕累累的双手,拥抱这即将苏醒的古老民族。三幅画境恰似三重交响,低音部是嘶哑的呜咽,中音部是挣扎的嘶鸣,高音部终成黄钟大吕之响,共同谱写出一个民族从暗哑失语到昂首高歌的壮阔史心。回望我们来时的路,每当危急存亡之秋,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让人从灰烬中重生,在绝境中开辟新天。

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长河中,无数灵魂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鸿沟间徘徊幻灭。老舍先生笔下那位鼓书艺人,以沉默的“开不了口”守护着艺术最后的尊严,这种意味深长的“失语”,恰似一面明镜,映照出战火纷飞年代文化人共同的精神困境。然而,当钟声猛然敲响之际,这些迷惘的心灵终将在时代的淬炼中寻得坚定的方向。戴望舒通过“雨巷”的朦胧凄美,将痛苦转化为诗意的叹息。西南联大的师生们负笈千里,先生们呕心沥血的讲诵声,恰似以血肉之躯为灯盏,在文明的荒原上点燃的亘古星光。

历史上那些最有力量的声音,往往诞生于某些角落。当一只受伤的鸟在暴风雨中坚持歌唱,它的歌声便成了对风暴最有力的控诉。我们曾经走过了布满荆棘的自我救赎之路。然而,那些被压制的声音一旦突破禁锢,却能产生颠覆性的能量。在苦难中坚持发声,在困境中拒绝沉默,这种姿态彰显了生命最本真的尊严与价值。

我们每一次觉醒都伴随着无数个体的流血牺牲。戊戌六君子的血染菜市口,照亮了千年帝制下万千蒙昧的心灵;方志敏在狱中写下《可爱的中国》,将个人苦难升华为对民族未来的期许;赵一曼面对日军酷刑坚贞不屈,其精神成为激励整个抗战的旗帜……个体的毁灭成就了民族的新生。正是这些“脊梁”以血肉之躯铺就了救亡图存的道路。他们的鲜血不会白流,而是渗入了我们的精神的土壤,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。

在这迷雾笼罩的时代,总需要有人擎起第一支火炬。如果没有铁屋子里的呐喊,一个民族不能苏醒;鲁迅先生以笔为喉,发出石破天惊的呐喊;以文为刃,剖开封建礼教的枷锁;以墨为枪,刺穿麻木灵魂的屏障……这些划破长夜的炬火,让蜷伏的灵魂听见破晓的号角;这些穿透黑暗的跫音,为蒙尘的时代带来新生的曙光。先驱者的价值在于他们敢于在万马齐喑时率先发声的勇气,唤醒沉睡的大众,打破思想的禁锢,引领社会穿越认知的迷雾区。

当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在三千年前的晨光中初次流转金光,文明的史诗便在这片沃土上缓缓展开。相信,我们会以五千年绵延不绝的韧性、海纳百川的胸怀与生生不息的创造力,为人类文明对话点亮明灯,以其在岁月淬炼中沉淀的生存智慧,在历史的长卷上挥毫泼墨,续写新的传奇。长路如歌,每一个韵脚都在诉说着不朽;征途如画,每一笔墨彩都在勾勒未来……

本版绘图/何朝霞